

田东江◎著

讲“文化”的时代

潮白新闻时评精选

我们正处于大讲“文化”的时代。不管举动怎样荒唐，都要冠以文化的旗号。

把这个寓意人类文明结晶的词语，简单地当作了一个名词的后缀。

讲“文化”的时代

田东江◎著

潮白新闻时评精选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讲“文化”的时代：潮白新闻时评精选 / 田东江著.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8

ISBN 978-7-80652-774-0

I . 讲… II . 田… III. 文化—研究—中国 IV. 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9020 号

讲“文化”的时代——潮白新闻时评精选

著 者：田东江

出版发行：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020) 87373998-85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32

印 张：10

字 数：28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0.00 元

投稿热线：(020) 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020) 87373998-8502

网址：<http://www.nanfangdaily.com.cn/press> <http://www.southcn.com/ebook>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部分 透视“骡子文化”

- 杨贵妃的袜子 / 2
讲“文化”的时代 / 3
“骡子文化” / 5
不会取名 / 6
何谓“电影事业家”？ / 8
猴年染猴 / 9
对“状元碑”的诧异 / 11
《Q版语文》，对经典的亵渎 / 12
从禁止瓜车进城看文明城市评选 / 14
弘扬满汉全席并非急所 / 16
对政府公祭的一点担心 / 17
让幼儿远离选美 / 19
看祭孔，权当看晚会 / 21
风水作为官员信仰很可怕 / 22
大明宫不如不修复 / 24
“现代私塾”，公司的一项业务 / 25
为什么南极没有熊？ / 27
腐败可以和文化“有染”吗？ / 29
新百家姓，要它干嘛 / 30

- 把“黄金书”赶出历史舞台 / 32
孔子家要修族谱了 / 33
丰都要“以鬼教人” / 34
私塾没可能“彻底代替小学教育” / 36
乾陵发掘与否已成无聊争论 / 37
西门庆香了，有些东西臭了 / 39
棺材即“升官发财”？ / 40
让“十指相扣”淡出公众视野 / 42
弹岳麓山复建赫曦台 / 43
“思茅”缘何成“普洱” / 45
《百家讲坛》须防庸俗倾向 / 46
“中国的”母亲节有必要吗？ / 48
反对“京杭大运河”改名 / 49
于丹不要接受“女孔子”封号 / 51
“幸福感城市”评选有难度 / 53
火星文，让虚拟的留在虚拟世界 / 54
“最美丽城市”不宜居，有点讽刺 / 56
中国电影搞那么多节干嘛？ / 58
官员作家？免了吧 / 59
复建圆明园的问题要害 / 61
终止“中华文化标志城”还来得及 / 62
且看修订的《三字经》享寿几何 / 64

第二部分 咀嚼广东“细节”

- 挥毫者慎 / 68
“木盒月饼”在造孽子孙 / 69

- 清理没灵魂的专家 / 71
不必动辄申报世界遗产 / 72
敢吃，未必值得炫耀 / 73
南越王宴中的“历史” / 75
博物馆的“魅力”问题 / 76
由麻将的战绩所想 / 77
保护小谷围的文化遗存 / 79
有多少“郑氏家塾”面临厄运 / 81
还斑石以自然 / 82
该怎么利用族谱 / 84
高分落榜的真正原因 / 86
如果刘皇冡没有宝贝 / 87
“大清”与“天使”的碰撞 / 89
文明就差一点儿？ / 90
果子狸“回来了” / 92
解不开的“牛皮癣难题” / 93
“秒”声中透出浮躁 / 95
寺观只是烧香地？ / 97
沙面城雕的“品种”欠缺 / 98
保护古建筑还应着眼乡间 / 100
不太惊奇“枪手网站” / 101
找初恋情人干吗 / 103
个案美还需整体美 / 105
由“沙面第一楼”改建所想 / 106
万木草堂在无言哭泣 / 108
由骑楼复建说复建 / 110
慰安所旧址的保护问题 / 112

- 落伍的“意头”要摒弃 / 113
学者当少一点“本土情结” / 115
炒卖西关大屋是件好事 / 117
谨防“躲”出来的卫生城市 / 119
也看神话“安家落户” / 121
推广粤剧需定位人群 / 123
候鸟天堂怎成地狱? / 124
旁观注册商标之争 / 126
论斤卖的书可以不看 / 128
在虚幻的情境中能够浸淫多久? / 129
名人未必是先贤 / 131
城市宜居与否自己最清楚 / 133
别教我辨伪书 / 134
省博新馆应增强“课堂”意识 / 136
别让低龄儿童挑战纪录 / 138
“汉奸别墅”可以成为文物 / 140
粽子没必要“花枝招展” / 141
保护“国保一号”的环境同等重要 / 143
也谈“十香园”复建 / 145
怪异的“状元礼” / 146
《广州大典》靠什么“千年不腐” / 148
“国宝”故居该成“国保” / 149
开学交柴，谁家的“老规矩”? / 151
尴尬的并非影星评选结果 / 153
纪念冼玉清先生 / 154
教育需要神圣感 / 156
为小学生出书热泼冷水 / 158

广州花市，一种独特的民俗 / 159
历史上就是文化大省？ / 161
该禁的是“普”转“方” / 162
也谈职称外语考试 / 164
从第六批“国保”名单看广东 / 165
不要让地域歧视一再上演 / 166
让球迷放纵一回如何？ / 168
纪念金应熙先生 / 169
白云山清坟确应慎重 / 170
“大锅饭”，怀旧还是恶搞？ / 172
公务员申论考试须防八股化 / 173
那个为世界擦脸的老人走了 / 175
《三字经》作者之争，非遗惹的祸？ / 177
“广州饮茶习俗”落选遗产实属正常 / 178
文化名人，岂可少了黄飞鸿？ / 180
改名，从文化变身经济 / 181
葛剑雄先生的话有点儿没文化 / 183
猎德改造，文物情何以堪？ / 185
还没到可以糟蹋东西的时候 / 186
给梅溪牌坊提一点儿建议 / 188
过几年再看“南海 I 号”也不迟 / 190
“天字码头”之搬与不搬 / 191

第三部分 “把脉”传统节日

洋节的魅力从何而来 / 196
端午节怎样不被“端”走 / 197

- 放鞭炮不妨有限开禁 / 198
振兴传统节日的关键 / 200
乙酉中秋杂感 / 202
韩国端午祭申遗成功不是坏事 / 204
春节也有保卫宣言了 / 205
让消逝了的民俗复活 / 207
传统节日需要情趣 / 209
别什么节都跟“情人”扯上 / 210
找准一个发力点 / 212
调整春节放假时间没那么难吧 / 213
老年节遇到了新问题 / 215
元宵节需要“闹”起来 / 216
国人对黄金周的态度何其矛盾 / 218
不妨弘扬“人日” / 219
传统节日不能只剩下吃 / 221
给清明节赋予更多的时代内涵 / 223

第四部分 品读文化百态

- 我们错在哪里 / 226
保持对珠峰的敬畏 / 227
如果没有“世界遗产” / 229
另眼看“教授看大门” / 230
纪念梁思成先生 / 231
向雷锋学习什么 / 233
外语，什么叫用不上？ / 234
“长城”照片告诉我们什么 / 236

- 文明古国的文化资本 / 238
重奖运动员需要规范 / 240
奥运金牌的分量一样重 / 241
从平遥城墙坍塌事件中悟出什么 / 243
帝王陵，不发掘也是保护 / 245
怎么看公众“茫然” 黄昆先生 / 246
城市名片应体现出文化特质 / 248
旁观院士炮轰院士制度 / 250
如果黄禹锡生在中国 / 251
“糖葫芦才子” 就业了 / 253
期待“完整的雷锋” / 254
吃特种野生动物的荒唐理由 / 256
叫停名胜区内的商业拍摄 / 257
还是让高考移民有学可考 / 259
院士也应有自知之明 / 260
何妨学学朱熹平的低调 / 261
高考作文题目可否划一？ / 263
我们该对高考感慨什么 / 264
“阳光高考” 尚未照到之处 / 265
6000 多人，是去听霍金演讲吗？ / 267
给黄禹锡们一个机会 / 268
制止徽州古建搬迁瑞典 / 269
权当香港高校是条鲇鱼 / 271
用字库扩容解决“生僻”吧 / 272
广电总局的禁令杂感 / 274
《辞海》不要小气 / 275
不要冀望“孔子讲堂”的功效 / 276

- 龙：西方易误解，我们就抛弃？ / 278
“不尊重”源于“不自重” / 279
方言可能得到复兴吗？ / 281
“文化遗产日”中的一点儿偏差 / 282
长城作为奇迹无须投票证明 / 284
“贞节牌坊”是村史的一个片断 / 285
为“海霞的笑”辩解几句 / 287
征集方言服务用语为何会起争议 / 289
在中国撒野的成本不要太低 / 290
统一汉字？真可笑 / 292
如果“咸亨酒店”变身五星级 / 294
年度汉字让人们刻骨铭心 / 295
《新闻联播》不能满足于换“新面孔” / 297
对新任院士的举报有必要彻查 / 299
人，不能“当一当畜生” / 300
凡文化振兴都要进小学课堂？ / 302
保护文革遗迹很有必要 / 304

后记 / 306

第一部分

透视“骡子文化”

杨贵妃的袜子

洪昇《长生殿》里有一出戏叫做“看袜”，说的是杨贵妃在马嵬坡被缢死之后，当地一个开酒铺的王嬷嬷在那棵梨树底下捡到一只贵妃的袜子，从此把它当成了摇钱树，“远近人家，闻得有锦袜的，都来铺中饮酒，兼求看袜”。于是她“酒钱之外，另有看钱，生意十分热闹”。这些看客爱屋及乌，明明是一只臭袜子，居然得出“果然好香”的感叹。以至道姑想把它带到“金陵女贞观中，供养仙真”；小生则“愿出重价买去”。独有一位路过的老农愤然曰：“我想天宝皇帝，只为宠爱了贵妃娘娘，朝欢暮乐，弄坏朝纲，致使干戈四起，生灵涂炭……今日见了这锦袜，好不痛恨也。”并且他一针见血：“这样遗臭之物，要它何用。”

这出戏十分精彩。杨贵妃的袜子，尽管“锦文缜致，制度精工”，但究竟是只袜子而已，原本值不得大惊小怪，且主人还有“乐极惹非灾，万民遭害”的前科，正如农夫说的，纯粹是个遗臭之物，但就是有人趋之若鹜，而且能够找出各种乐此不疲的理由。

1995年以来的影坛，有人形象地概述为，90年代的中国观众穿着六七十年代的外国服装坐在电影院里看三四十年代的旧中国。因为比较卖座的影片上映时，影院里差不多就是如此情形。其实，自90年代以来，旧中国妇女在各种大院、作坊里偷情的题材已然不绝如缕，今年更甚而已。

中国的历史，这几年让影视糟蹋得够呛，那些曾经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如梁祝、白娘子的“新编”可堪提起？单就洋洋五千年文明也差不多成了红粉佳人的外传野史。有报道说，一个11岁的小姑娘第一次到北京逛故宫，一到午门就叫起来：“斩首的地方。”又指着华表东面的一排房子说：“九公主练剑的地方。”走进乾清门，更叫她兴奋

不已，原来她看到了“五哥刺杀乾隆爷的地方”。呜呼！

孩子是无辜的，应该汗颜的是那些所谓的艺术家，是他们“独到”的眼光直接地导致了这样的恶果。然而，更可悲的是，《长生殿》里的王嬷嬷用来招财进宝的那只锦袜，毕竟还是如假包换的真家伙，现在有的从事所谓文化事业的人已经连真假也顾不上了，他们不知从何处弄来一些五彩杂线，也不知从何处雇来了一些拙劣的女红，缝制出锦袜不是锦袜、手套不是手套之类的古怪东西，竟也高声叫嚷是从马嵬坡拾来的正宗货色，在开始招财进宝了。这种对历史、对文化的粗暴凌辱，真叫人欲哭无泪！

（1995年5月24日）

讲“文化”的时代

这是一个大讲“文化”的时代。

原本一些司空见惯或耳熟能详的事情，摇身一变成了“文化”的一种，顿时高雅起来。比如吃，成了食文化；喝，成了酒文化；妖魔判官，成了鬼文化；甚至青楼风流，也成了情妓文化……

西方文化人类学史上现在也还有近两百个关于“文化”的定义，专家们都有些眼花缭乱。到了咱们中国，一切简单明了起来，犹如西装引进之时，先省去了麻烦的领带，然后索性也可以配之以布鞋、凉鞋。“文化”也变得简单了，成了修饰性的词根。

与此同时，祖宗们一个个被发掘出来，叫做弘扬传统文化。于是广告上有了能使皇帝壮阳的丹丸，能使武则天或慈禧美颜常驻的花粉。进入90年代中期的中国长篇小说再一次步入了辉煌，辉煌的标志却是“帝王将相粉墨登场，风尘女子频频亮相”，一部又一部热销走俏的“大部头”对准了乱世风云、历史人物的恋情野史。以乱世枭雄的传记为例，几乎从先秦到民国的无一遗漏，有的还不止一部。历

史名人的籍贯更成了各地争抢的热门。湖北随州引经据典，说人文始祖炎帝神农出生于斯，“原产地”陕西宝鸡索性软件硬件一起上，出书、建祠、修陵；原本屈原故里的湖北秭归也遇到了麻烦，当年做过楚国都城的江陵声称他们那里才是“正宗”；至于诸葛亮“出庐”前的躬耕之地卧龙岗，竟因了襄樊、南阳论争的难分伯仲，导致相关的邮票小型张的终止发行。

但是，这些“文化”的发掘与“弘扬”是并不讲究内涵的，充其量是一种利用而已。几乎所有“文化节”的举办者也都毫不讳言地声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目的就是如此，此间本不存在天机。换言之，争名即为的是图利，时髦的名称叫做“新经济牌”。所以抬出李太白、苏东坡，是为酒张扬、为猪肘子畅销增添砝码。建造什么四大名著游乐宫、鬼城之类的“文化”事业当然还要做下去，不过，争得一处名人的户籍，即使是他的第二故乡、第三故乡也罢，就等于“盘活”了一笔隐形的资产，那些名人户籍无法撼动的就更不用说了。

文化既然纯粹为经济服务，那么文化一旦与经济抵触，前者让位于后者也成为必然。

今年上半年，安徽合肥为了把市区内的淮河路改造成华东一流的商业街，决定拆毁位于该路的李鸿章故居。对这座普通的清末民初时期的宅院，拆与不拆，就看你以怎样的角度来审视。用经济的眼光，它当然是几间摇摇欲坠的危房，在合肥的高楼大厦间有如前清的遗老，的确没有存在的必要；但你若把它看作是文化的象征，那就完全是另外一个视野。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史正面意义上的影响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逐步认识和接受也是毋庸讳言的。那么这几幢旧房子存在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其物质形态本身，拆还是不拆，实际上是对文物——文化的珍惜与否问题。后来听说他们准备异地而建。毁掉真文物，建个假古董，在合肥已有包拯墓园的从郊县请至市区，在全国就更不胜枚举。

文化与经济是如此的对立，这样看来，在这个大讲“文化”的时

代，其“文化”是极具功利色彩的，其实是个许多人不讲文化的时代。

(1995年10月29日)

“骡子文化”

近来游览了几处人造的世界景观，有微缩的，有与实物原大的。原以为没出国门而“周游世界”，是一件心理上惬意、经济上划算的美事，其实却不然。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而不在于模仿，始其信然。譬如那埃菲尔铁塔、凯旋门之类，制作得再逼真——姑且这样认为，或许除了一句“挺像”的赞叹之外，不会再有什么称奇之处了。至于夜幕降临之后那些所谓“激动人心”的表演，却使愚顽的笔者生出另外的感慨：花车上搔首弄姿、怪异服饰的粉墨登场，间或穿插几个真正的“老外”在内的游行，尽管形式上浩浩荡荡，却代表不了世界民族风情的展示，厮杀与搏斗也并非古希腊或古罗马文化的精髓。

忽然想起杜撰一个名词，叫做“骡子文化”。

马和驴交配生出骡子。这类高大威猛的品种虽然有雌雄之分，但却存在致命的缺陷——不能繁衍新的生命，新的骡子生命个体永远要依赖马和驴。

在我的眼里，“骡子文化”就是那种非驴非马的“文化”事业，遍及全国的移植景观、名著游乐宫、仿古建筑乃至鬼城等等。它们无不打着吸收西方文化精华或弘扬传统文化的招牌，然而我们能否真的从中悟出文化的底蕴？有人可能要说文化人活得真累，什么东西都要寻求其意义。但是我们总不能愚民，让善良的百姓以为这些货色就是中外文明的囊括。

近来报载，极负盛名的无锡太湖已被国务院列为重点解决污染的目标之一。那句“美不美，太湖水”已成明日黄花，大量的旅游垃圾

吞噬了沿岸的几千亩芦苇荡已是不争的事实。今天太湖用以招徕游客的是唐城、三国城、欧洲城等等，昔时的美景不免沦为臭沟、恶水、枯石、荒湾。由此可知，“骡子文化”的破坏作用不仅在于对人们的误导，而且能够活生生地灭绝真正的文化。

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营业额若干，“骡子文化”也有其高大威猛的表象。然而这终究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繁荣，对文化的畸形理解的繁荣，是不能产生新生命的繁荣。有一天，当我们幡然醒悟的时候，触目所及，是否还能找到可堪自豪的民族文化？面对子孙，我们该怎样解释遗留给他们的这些面目皆非的东西？“骡子文化”的始作俑者、推波助澜者不妨认真地思考一下。

(1996年5月17日)

不会取名

目前在母校中山大学观看了一台晚会。主持人宣布下一个节目是“毛毛虫”组合演唱。毛毛虫！令人产生一种本能的心悸。然而大幕拉开，出现在观众面前的却是6个身着黑白衣裙（并非绿色）、静静地端坐（并非蠕动）的年轻姑娘。这是一曲她们自己创作的校园歌曲，词曲唱都很不错，赢得了阵阵掌声。但“毛毛虫”一名，始终让人感到别扭。

现代人渐渐地不会取名了。某部获奖的严肃文学作品，作者鬼使神差地把书名冠以“乳”、“臀”字样，尽管作者后来写了篇数万字的解释文章，在公众眼里仍然免不了挑逗的嫌疑。再看那些遍布全国的店铺招牌、商标，除了“洋”味十足，便是居高临下的“贵族风范”。什么奥、芭、妮、莎，什么总督总统、帝王天子豪门，仿佛偌大中国一下变成了万里洋场，人人贵不待言。这些还只是“身外”之名，“回头一笑”、“中原一点红”、“东北风五到六级”，谁敢相信是所谓的